

# 我和“二阿姨”

WO HE ER AYI

赵志强 张万春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我和“二阿姨”

赵志强 张万春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我和“二阿姨”

赵志强 张万春  
黄英浩 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 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625 插页 5 字数 67,000

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4146 定价: (四)0.40元



宋庆龄同志(后排)和董惠芳同志  
(前排左)、李姑(前排右)的合影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写宋庆龄同志早年  
和一位小交通员交往的一些  
片断，表现了宋庆龄同志对  
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  
革命后代无微不至的关怀，  
歌颂了宋庆龄同志的崇高品  
质和美好情操。

作品是根据当年的小交  
通员的回忆整理出来的，读  
来感到特别真实、亲切、生  
动、感人。

## 目 录

---

第一次会见·····	2
你会洗衣、烧菜吗? ·····	12
一辆自行车·····	18
博览群书·····	23
痛哭杨杏佛·····	27
花·····	31
外国小朋友·····	36
小卫士斯摩基·····	41
随机应变·····	46
坐在病床上写的信·····	50
要象秋瑾那样·····	55
隐瞒·····	58
小圆镜的妙用·····	63
熏青豆和雨前茶·····	65
送最后一封信·····	68
募捐·····	73
合影·····	77

---

夏夜，是多么辽阔、恬静。

湛蓝的天幕上，小星星闪烁着明亮的眼睛，皓洁的明月，似银盘般地高悬在空中，她那柔和的银光，透过红、白相间的夹竹桃花瓣，洒向庭院。

庭院里，我们正在拜访董惠芳老人。

早在五十年前，董惠芳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时，就当了宋庆龄同志的地下交通员，前后长达五年之久，十分荣幸地受到了宋庆龄慈母似的爱护和师长般的教诲。她们之间，亲密无间，难舍难分，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情。

当我们请她谈谈这段往事时，她愉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，给我们娓娓地讲述了下面一些故事，把我们带到了那逝去的遥远的年代……

## 第一次会见

我的父亲叫董健吾，当时在中共中央特委二科工作，专门给地下党传递情报。当我还在十二岁的时候，父亲就经常带着我走东家串西家。开始，我以为是父亲喜欢我，爱带我出去玩。后来，我才知道这是父亲暗中在培养我当一名党的小交通。

有时，在马路上遇到可疑情况时，父亲就立即拉着我走进商店，装着买东西，而他的眼睛却透过玻璃橱窗看外面的动静；有时，明明要去的人家已到，父亲却故意拉着我兜一个圈子才走进去。天长日久，使我懂得要注意后面有没有尾巴盯梢和怎样摆脱盯梢的方法。



有一次，父亲单独让我送一封信，告诉我去那家时，应先看看阳台上的竹竿，如果是几根排成行的就是安全信号，你就进去，否则，就不要进去。结果，我机灵地完成了任务，这是父亲对我的第一次考试。

一九三二年的隆冬，我才十三岁。有一天，父亲突然把我叫到他跟前，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经常去宋庆龄先生家送信。”

我眨着眼睛，不解地望着父亲。

父亲悄声地告诉我：“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，也是中山先生的夫人，是德高望重的国母。你去她家送信，这是秘密，除了我以外，对任何人都不能讲。”

对孙中山先生，我是了解的，而且非常崇拜他。我的卧室里，还挂着一张孙中山的遗像。当父亲要我经常为孙中山的夫人——宋庆龄先生送信时，我激动不已，觉得自己一下子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俨然象大人。我很严肃地望着父亲，并朝他点头。

父亲很高兴，接着又告诉我孙夫人寓所的地址。当时，我们家住在成都北路，父亲便在一张纸上给我画了一张极为详尽的路线图。我看了，便把路线图塞进口袋。父亲连忙从我口袋里摸出那张路线图，告诫我：“路线图要默记在心里，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！”说完便把那张路线图给烧了。当时父亲的那种严肃、认真的神态至今还历历在目！

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，一双小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老是望着窗外的天空。盼呀，盼呀，盼东方早早发白天亮，盼着自己能早一点去见伟大的国母……

翌日，天气很冷，天空灰蒙蒙的一片，象要下大雪的样子。北风在窗外呼呼地吹着，不时敲打着我的纱窗。当时，我们家经济比较困难，冬天出门没有象样的棉衣，如果穿了破棉袄到宋庆龄先生家去，这一定会引起特务们的怀疑。父亲考虑得非常周到，特地向亲友家借来了一件皮大衣

让我穿上。我穿在身上又长又大，很不自然，而且一下子穿上这么好的衣服，总觉得不习惯，因此犹犹豫豫，不大想穿。

父亲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和蔼地对我说：“你不是去做客人，你是去工作、去为孙夫人工作。”

我顺从地穿上了这件皮大衣，把父亲交给我的密信放在贴胸的内衣口袋里，朝父亲笑了笑就出门了。

我迎着凛冽的朔风，按着父亲画的路线图，很快就找到了莫利哀路<sup>①</sup>二十九号。

这是一座漆着绿色的房子，二楼的房顶尖尖的。门前的马路特别清静，两旁都是粗大的光秃秃的法国梧桐树，给人一种幽雅而又冷落的感觉。

当我一踏上大门的台阶，手接触到电铃的一刹那，想到马上要见到国母，我心里怦怦直跳，紧张得直哆嗦，连第二下铃都不敢再掀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莫利哀路是上海的旧路名，即现在的香山路。

不一会儿，门边的一扇小窗打开了，一张年青的男人的面孔出现在窗口上。那人操着广东官话问我：“你找谁呀？”

“找孙夫人。”我紧张得头都不敢抬，看都不敢看他。

那人大概看到我是一个小孩，态度显得特别温和可亲，又问我：“小朋友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这时，我才想起放在口袋里的信，忙伸手摸出来，递给他：“这是给国母的信！”

那人看了看信的封面，很有礼貌地说：“请你先等一等！”说着便关上窗口走进里边去了。

不一会儿功夫，这人就打开了门，很热情地领我到客厅，让我坐下。

客厅里生着壁炉，象春天一样的温暖。火炉里，烧着的白煤发出了“劈啪、劈啪！”的响声，打破了室内的宁静。我坐在小沙发上，一会儿，周身就被火烤得有点出汗了，但我很拘谨，连那件借来的皮大衣也

没敢脱下，  
小心翼翼地  
坐着等孙夫  
人出来。

约摸等  
了一刻钟的  
样子，我听到有人从楼  
梯上下来的  
声响，脚步  
轻快、急促，  
我以为一定  
是个小孩，  
不料走进客  
厅来的竟是  
孙夫人。



她穿着一件袖子不长的旗袍，外面套  
了一件咖啡色的毛线背心。她中等身材，淡  
淡的修眉下，两只眼睛闪烁着非常明亮、  
聪慧的光芒。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  
非常年轻、漂亮而又非常朴素、大方。

孙夫人一见我，就用上海话问：“噢，你是谁呀？”

我连忙站了起来，慌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
她看了我一下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呀！”

这一下，我的脸红了起来，我想起了父亲的嘱咐，忙喊了一声：“孙夫人！”

她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又问我：“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连忙报了自己的化名：“我叫陈秀英，是周先生让我来的。”

她的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可亲的笑容，微笑着对我说：“你带来的信里都说清楚了，以后你要经常到我这儿来。”她略微想了想，又说，“为了工作的方便，从现在起，你就叫我‘二阿姨’，我就叫你‘小萝赛’，好吗？”

我欣喜地频频点头。

二阿姨当时显得特别高兴，好象一见面就喜欢我了。她那透亮透亮似珍珠般的眸子，将我左顾右盼，还不时摸摸我的两

个短短的发辮。当她看到我额头上已沁出了粒粒汗珠，不由格格地笑出声来：“小萝赛，你热不热？！”

我没有讲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“你呀，太紧张、太拘束了，以后到我这儿来，随便点，就象到自己家里一样！”二阿姨说着便亲热地帮我脱掉皮大衣，但又怕我冻着，就拉我坐到靠壁炉的沙发上。二阿姨完全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样，是一个威严的国母，而是一个十分亲近的慈母。我的紧张心情渐渐轻松起来。

二阿姨的客厅，不象我想象中的那样富丽、那样豪华，但却布置得十分精巧、雅致。

在我坐的沙发左面墙上，挂着一张孙中山先生的遗像，遗像的下面挂着他的遗嘱。右首有一玻璃拉门，通向餐厅，对面有一纱门，可以通花园。我坐的沙发旁边有一个茶几，对面有一长沙发，沙发前有一个小的红木台，玻璃台面上插着一瓶二阿姨最喜欢的“康乃馨”。整个客厅给我的

感觉，简直是花的世界，四周大红木椅旁的阁几上全放着花，都是各种颜色的新鲜菊花，四周飘逸着浓郁的芳香。客厅中央铺着地毯，颜色是咖啡与灰色交织而成，中间织有深蓝色的如意花纹。走廊上摆着许多书柜，里面装满了书。

我和二阿姨一边烤火，一边无拘束地交谈起来。当二阿姨知道我是从成都北路走来时，她不禁失声叫了起来：“怎么是走来的？太远了！”接着又问我：“路上遇见了什么人？”

我回答她没有遇到什么熟人和可疑的人，她放心地朝我点了点头。并且一再的叮嘱我：“这座房子的左边是马思南路<sup>①</sup>，右边是法国公园<sup>②</sup>，从哪边过来都可以，今后经常来就熟了。”

坐了一会儿，我担心二阿姨有事，站起向她告别，她却让我坐下，对我说：“慢

---

① 马思南路是上海的旧路名，即现在的思南路。

② 法国公园是上海的旧公园名，即现在的复兴公园。



“慢！”说完，便动作敏捷地匆匆上楼。不大一会儿，她手里拿着一封信下来，要我交给周先生。最后，她又走到一个窗口前，张望了一下外面的动静，然后转身对我说：“好了，现在外面没有人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从此以后，我便成了宋庆龄先生和地下党之间传递信件的一名小交通了。